

## ◇流年碎影

## 腌萝卜

吴 华

每天中午，单位食堂都有炒好的咸萝卜和调味辣椒糊，有时还有绞肉丸子白萝卜薄片汤。我和同事说，打小我只知道萝卜烧肉好吃，腌萝卜、五香萝卜干和干萝卜丝蒸咸鱼腊肉好吃，没想到这白萝卜切成薄片烧汤味道也好。

在我青少年时，每年秋天，吃不饱肚子的农户都会在自家菜园种些高杆白菜与白萝卜，以便深秋收获时腌制。我家当时有三口大陶瓷缸，除了一口放厨房灶台边做饮水缸外，另外两口就是用来腌菜的。若这两大缸还腌不下，家中还有几只小腌菜坛接着腌。村里的人家都有个小院子，篱笆围的，上有几朵喇叭花或是金银花、蔷薇花，篱笆下面便是自家菜地，种有或红或白的萝卜，还有高杆白菜、葱蒜、瓜豆之类。

我家的小院篱笆是父亲用自家竹园砍的桂竹扎的。每年秋天，母亲会种上红、白萝卜与高杆白、大蒜、筒蒿、菠菜、上海青。

我曾问过母亲为什么两种萝卜都要都种？当时正是夜晚，母亲坐在堂屋的煤油灯下忙着针线活。昏黄的灯光，映照在她的脸上。她头都没抬，随口说，这红、白萝卜不仅长得水灵好看，还好吃，更重要的是咱桐城人有个习惯：每逢家中办喜事或来客都很有讲究，第一个上的“喜菜”，实际上是“须菜”，是用红萝卜丝、白萝卜丝、干张干丝、粉丝、肉丝和水芹芽炒的，“喜菜”是喜庆的意思，这“须菜”都是用细长的菜品做的，所以又有“日月长久、情谊深长”的意思。

萝卜长得很美。白萝卜，樱子青翠、丰盈，根茎洁白，若凝脂碧玉，腰身纤细高挑，像不胜娇羞的姑娘；红萝卜，樱子纤细，根茎红彤圆润，像个憨厚小伙，不显山不露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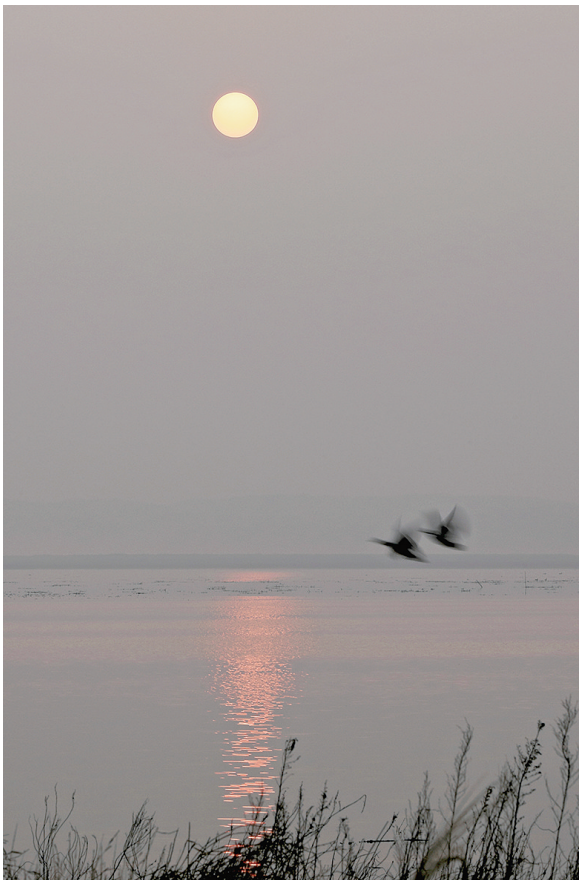
萝卜有很多种吃法，生吃、凉拌、水煮、腌制成萝卜干或丝，也可红烧、清炖。我抽条长个时，没事就喜到菜地里转悠，与萝卜们对视。海子曾说，“从明天起，关心粮食和蔬菜”，我那时也关心粮食和蔬菜。到秋天时，瓜果已下市，这时我只关心萝卜，希望一粒粒种子尽快破土而出，长成可以让我饱腹的萝卜。

我虽喜欢吃腌萝卜，但因为经常饿肚子，常常吃生萝卜。生萝卜，又脆又甜，微辣，很有味道。

每到深秋，母亲会将菜园收获的高杆白与白萝卜，放院中晒上一两个太阳，再将其洗好腌制。腌菜，先要洗净大缸，无论高杆白、白萝卜还是其它菜，都是在一层洗好的菜上撒一遍盐，再放一层菜，再撒一遍盐，等放了两层菜撒了两遍盐后，再到缸中踩实腌菜，过后仍是放层菜撒遍盐，直至全部踩实腌好，最后放上一块洗净的大石头压住。我家最初腌菜时，先让我到缸中踩实，结果腌出的菜腐烂了，于是第二年腌菜时，妈妈便让二弟去踩，二弟踩的腌菜不仅没烂，还黄脆可口，从此每年踩腌菜的活就让二弟承包了。现在想来，应是我踩菜时不負責任，缸中腌菜没完全踩实才导致腐烂的。

立冬后至第二年春夏，母亲总会在每天早晚饭前，从腌菜缸中拿出几棵腌菜或几只萝卜，放少量菜籽油，加点辣椒糊或干辣椒粉清炒一下，这便是我们早晚两餐吃稀饭或山芋时最好的下饭菜。每天放学一回家，我们会放下书包，跑到腌菜缸前拿出一只脆黄的咸萝卜吃，往往是经不住咸味太齁，才吃一半就跑到厨房舀起半葫芦瓢冷水边喝边吃。

后来我到江南小城工作，每次回家都会让家人煮稀饭炒腌萝卜，偶尔去菜场看到咸萝卜时，总是会买些回家炒着吃。咸萝卜洗了、切了、炒了，一片一片地嚼，我总会想起母亲。



大江之上 陈鹰 摄

## ◇生活札记

## 一片雪落在心里

许菊红

“妈，等疫情结束后，我再回来接您……”这是一个多月前我送母亲回老家时说的，有亏欠父母、家人的心酸。但作为一名警察，我有着“疫”不容辞的职责。

在疫情防控期间，我一直参与单位的执勤、媒介宣传以及回复网民的留言。每天工作之余，必定要给母亲打一个报平安的电话，嘴上全是叮嘱，心中却满是愧疚。遗憾的是，母亲七十七生日的那碗寿面，我终是没能亲手奉上。

年前的腊月二十三把母亲从老家接来，恰逢第二天小年调休，我做了几个拿手好菜，陪母亲过年。当得知春节期间单位安排我初一、初二值班，喜出望外，因为正月初五是母亲七十七岁生日，我想这次可以下厨操办母亲的寿宴了。当我眉飞色舞地把计划告诉母亲时，母亲也是喜上眉梢。

大年初二下午，我接到单位通知，取消休假，全员返岗。以多年的工作经验，我知道我们即将投入一场紧张的勤务，到那时我定然无暇顾及母亲。思忖再三，我把取消休假以及初五不能回家的情况告诉了母亲，并决定先送她回老家。

年初二的傍晚，老家山里正下着大雪，我们一路上无话，不是不想说，只是想要说的太多。安顿好母亲，我连夜返回市区，因为担心一夜大雪会冰封了道路，无法出山。临行前，母亲三番两次走到屋外，仰望着天空中纷纷扬扬的大雪，嘴里嘟囔着“怎么越下越大……”，脸上是担心和不安。我把她准备的各种食物一齐塞入车厢。

一如我往常离家时那样，母亲送我往屋外的篱笆门走去，我边走边催促她快些回屋。走到快望不到家的转角处，母亲立住了，在我身后反复叮嘱：“开车慢点，慢点开。”我转身回望，雪花漫天飞舞，母亲瘦小的身影立在雪地里，一副老态龙钟的样子。我匆忙回应：“我晓得哦，你一个人在家要注意，手机不能离身，要时刻保持有电……”话未说完，泪水顷刻间奔涌而出……

返程的路上，车窗外依旧漫天大雪。晶莹的雪花飘过高山树林，落在村庄田野，大地一片银装素裹，似乎有一片雪飘落在我心里……

## ◇儿女情长

## 抗疫之家

王安平

父母亲都是军人出身，1979年从西昌卫星发射中心转业回到老家潜山，一直从事卫生防疫工作，直到离、退休。

妈妈今年85岁，身体也越来越差，双腿已无法站直。每当看到她弯腰扶着东西走路的情景，我的心里很不是滋味。去年冬天，母亲的身体更差了，失眠，夜间尿频。我每次去看望她和父亲，母亲都舍不得让我走，“儿子，多陪我，多陪陪老爸。”我只好再坐一会，要离开时，她又会说：“再坐10分钟。”这个时候，我的心里更不是滋味。

两位老人过惯了独居生活，想不到儿女家生活，不想给儿女增加负担，作为儿女的我们也只好经常回家看他们，帮他们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情，给他们带来一些快乐。今年春节，我本想利用假期的时间，多陪陪父母，可是，一场突来的疫情，打乱了这个计划。

我在市疾控中心工作，被安排在疫情防控第一线，和其他五位同志负责第一时间将发热病人的血液样本送往上级疾控中心进行检测诊断。从大年三十开始，为了确保每一份样本都能及时送检，我们不分昼夜，冒着风霜雪雨，冒着多种危险，在潜山与安庆两地之间疾驰，与时间赛跑，为生命护航。四十多天的时间里，我很少有时间去看望父母，心里很有些不安。

前几天，疫情有些好转，我抽空去看了一次父母，母亲不但没有怪我，还对我说：“妈妈理解你，支持你，我也是老防疫人哟。我年轻的时候也是个要强的人，在抗美援朝战争中，还被评为‘支前模范’呢。”

妈妈虽然从未提过她的光荣历史，但我知道，在家中那个尘封多年的皮箱里，至今还珍藏着她那张“抗美援朝支前模范”的光荣证书。这张证书，也是我在无意中看见的。

妈妈还说：“咱们家的两个儿子、一个儿媳妇、一个孙子和两个孙媳妇都在疫情防控一线工作，可以说是一个抗疫之家呀。”

得知我们潜山市病人很少，并已治愈出院了，妈妈很高兴：“太好了，咱们一定要防控好。爸爸、妈妈年纪都大了，不能上一线，你们在一线一定要好好工作，争取早日打败疫情。”

从父母家中出来，我突然有一种想哭的感觉，走进办公室时，我已无法控制自己，大哭起来。这一举动把同事吓坏了，他说：“谁欺负你啦？”我说：“不是，是我太感动，以往去看妈妈，她总让我多陪她一会，今天却催着让我来上班，妈妈太伟大了。”

单位同事听了我的话后，笑着说：“老王，你已是当爷爷的人了，怎么还像个孩子。”

像个孩子。是呀，在妈妈面前，我永远都是孩子，有幸福，也有愧疚。